文學史的「內」與「外」

張業松

文化經緯

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動一項新編國別文學史的出版計劃，其中《中國現代文學史》請王德威教授主持編寫。復活節前夕的星期五和星期六，王老師主持的工作坊的第一次會議，假座哈佛大學政府與國際研究中心（CGIS）著名的貝爾弗案例研究室（Belfer Case Study Room，S020），在那裡度過了一個氣氛熱烈的長周末。與會的主要是美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的青年學者，我只是旁聽，但見到很多新老朋友，聽到一些新鮮的議論，我也用中文插了幾句話，參與到討論中去，感到很有收穫。

總的來說，哈佛出版社的這個列入他們的Reference Library的新編各國文學史的計劃，感覺上非常有野心。我瀏覽了已出版的《新編德國文學史》（二〇〇五）和《新編美國文學史》（二〇〇九），覺得在立意上有點類似前些年在中國流行的《哲學的故事》一類的書，但要比這類講述「常識」的書高端，力求形式新穎，表述淺易，同時又要經得起專業檢驗，具備學術探索性、前沿性甚至爭議性。媒體評介指《新編美國文學史》爲「在維基百科的時代告訴我們更多關於事實的含義的參考書」（In the age of Wikipedia, a reference book like this needs more than just the facts; it needs to tell us what the facts mean, and A New Literary History does just that），實在是很高的評價。王老師這次的工作坊，與會的美國學界的年輕學者都很富於朝氣，他們發表的論述，在我們看來，都是文學史的「邊緣之邊緣」，Wellesley College的宋明煒講科幻文學，反而好像是其中最主流的，因爲科幻文學畢竟還是「作家文學」。其他人的議題五花八門，王老師總結說從甲骨文的發現到「二〇六六」（指韓松的科幻作品《二〇六六之西行漫記》）無所不包。此外鄧麗君的流行歌曲，白娘子和許仙的戲曲故事，宇文所安對北島詩歌的批評，都在內。我理解，王老師是有意暫時放開了自己熟悉的文學史主流議題，而利用這個場合去傾聽美國學界年輕人的新的聲音。我想他是成功的，至少有部分議題，如Wesleyan University的吳盛青梳理珍妃形象在二十世紀舊體詩和戲曲電影中的被建構、以及前面提到的科幻文學、流行歌曲、戲曲文學等，被吸納進文學史敘述，會是一件擴大眼界和開闊思路的事。只是與此同時，有很多議題過於關注「在美國的中國文學」，即從一個外界的視角來觀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其中一些切入點的選擇，就未必理想。與會的哈佛東亞系主任伊德瑪教授指出，談了容閎和北島被翻譯，卻沒有人談林語堂，顯然不合適。同時，只注重「從外面看」，忽略了「內部的」體驗、感受和表達；認眞對待了有意寫給「世界」的文學，忽略了「在世界一角」的安靜的生存和寫作，終究也屬不妥。

這個文學史的「內與外」的問題，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就是在政治史和文學史之間如何平衡的老問題。伊德瑪說，有人談周而復和大躍進，卻沒有人談丁玲。王老師說，即使是以一九四九年爲節點，比較理想的談法，也應該是包括胡風的《時間開始了》，沈從文的自殺等的。總之，如何在「被建構的文學史」和眞正的「文學的歷史」之間尋求平衡，始終是大問題。我的插話主要是關於後者，即強調終究還是存在眞正「文學的歷史」的，如錢鍾書所研究的文學詞語的歷史、句子的歷史、意境的歷史、題材的歷史等，如從周作人到廢名到沈從文到汪曾祺之間的傳承、胡蘭成在台灣對朱氏家庭的影響等。

這些問題，王老師在會議結束前的總結中都有所回應和拓展，顯示在他作爲主編者的考慮中，這部新編文學史會是他接下來的一項重要學術工作，他會力求吸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各種新成果，使之成爲一部具有學術領導性的著述吧。

浮誇生幻覺

樂朋

自由談

《南方周末》的報道和文章，直面現實，切中肯綮，好看耐讀。可讀罷第一四〇三期頭版《丈量春天的距離》，我卻有些倒胃口。

這篇言論令我反感的地方，在於失之浮躁、浮華、浮誇，端出救世論和「萬國來朝」的餿餿餿，叫人不能下嚥。它這樣描繪當今中國與世界：

「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當世界依然深陷金融危機的泥沼，中國就是萬衆期待的那個拯救者，接近兩位數的GDP亮麗增長一枝獨秀。」

它還這樣總括過去的一年和期許未來的前景：「萬國來朝的上海世博會見證了這種威武，廣州亞運盛會也讓世界驚嘆。這個古老的民族從未如此接近百年復興之夢的巔峰。」

盛世與否姑且勿論。其對虎年經濟的評價和中國與世界關係的判斷，則大有問題。

不錯，二〇一〇年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強勢，GDP超過日本，坐上了當世第二把交椅。然而，平均到人頭，中國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何況，高投入、低消費、重污染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其效率和質量與日本不在一個檔次。中國民衆的富裕程度，也不可與發達國家相比擬。我們還有數以億計的窮人掙扎在貧困線上。以當下的經濟實力，中國不可能、也做不了世界經濟的「拯救者」。

《國際歌》說得好，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各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依靠各國人民的勞動和創造。現在的世界經濟格局中，世界固然需要中國，中國也需要世界。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貿關係，是互相依存、平等互利的合作共贏關係。中國並不是經濟霸主，難以充當「萬衆期待的那個拯救者」的角色！自封救世主，似乎沒有中國、世界經濟就要崩潰，各國民衆就得餓肚子，我以爲，這只是井底之蛙的聒躁。聯想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自己窮得連飯都吃不上，卻信口雌黃、要去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難的各國人民；如今的中國救世論與之何其相似乃爾！

上海世博會的成功，也無疑是去年中國的一個亮點。但是，坊間流傳的「不去世博會有點遺憾，去了世博會更加遺憾」，又照見了上海世博會的瑕疵。把世博會辦成會展經濟，參觀擁擠、收費畸高，而且空泛乏味、給人的印象並不美好。對這樣一屆世博會，王婆賣瓜式的誇口爲揚我國威、「萬國來朝」，那更是十足的浮誇生幻覺，喪失了最普通的常識。

世博會只是世界各國經濟、科技、文化展示交流的平台。大國小國、強國弱國，均可在這個舞台上一展身手。東道主與參會國之間是平等交往的關係，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是宗主國與附屬國的關係。稱上海世博會爲「萬國來朝」，置自我於「天朝大國」的地位，似乎其他參會國都是來朝拜納貢的，這既違背當今的國際外交準則，也完全弄錯了世界的發展大勢，可謂顢頇之極！說此類胡話，適見一些國人的思維與心態還停留在十八世紀的清王朝，乃至更遠。

一千多年前的隋煬帝，就曾逞富強西域開市，又在東京修離宮、起三山，極盡奢華。西域二十餘國皆來「朝貢方物」，大大滿足了煬帝的虛榮心：「朕爲天子，中國富強，而各國向化，即古之三皇五帝，何以過此？」但結果是勞民傷財，失了人心。箇中教訓，安可不察？彈吹「萬國來朝」的老調，與前述「萬衆期待」的世界經濟「拯救者」的中國救世論，倒也一脈相承。只不過，它帶着皇權文化的腐臭味，不免催人作嘔。

「知道在哪裡，才能不慌張；知道走向何處，才能保持從容。」試問，一個沉湎於「萬國來朝」幻覺，自我浮誇爲世界經濟「拯救者」的國家，它能不夜郎自大麼？它眞的「知道走向何處」麼？「羅浮本幻境，前夢覺已諼。」（程鉅夫《家園見梅有懷同僚》詩）我們倘不保持清醒，稍有進步即得意忘形，不改喜好浮華、浮誇的壞脾氣，那麼中華民族的「百年復興之夢」，終究不過是南柯夢罷了。

趣伏里，「我愛它」

司徒一凡

東西走廊

趣伏里（Tivoli Gardens）是位於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座遊樂公園的名字，它佔地八萬平方米，爲丹麥乃至整個歐洲最著名的遊樂園之一，也是世界知名的公共娛樂場所，享有「人間仙境」的美譽。公園於一八四三年八月十五日開放，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八年歷史，是全球運營歷史最悠久的遊樂園。據說連華特・迪士尼都是在參觀趣伏里公園後受到啓發而創建了享譽全球的迪士尼樂園，所以說它是現代遊樂園的「祖師爺」應該一點都不過分。由於氣候原因，趣伏里公園只在五月一日至九月中旬開園，每年開放的日子不足五個月。儘管如此，其累計遊客已超過三百萬人次，成爲丹麥遊人最多的旅遊觀光景點。

公園最初名爲「趣伏里與沃豪」（Tivoli & Vauxhall），其中Tivoli一詞來源於巴黎的蒂沃利花園（Jardin de Tivoli），甚至可以追溯到現已被列爲世界文化遺產的羅馬蒂沃利花園（Villa d'Este Tivoli），而Vauxhall則源自倫敦的沃豪公園（Vauxhall Gardens）。它們都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著名的花園和公園。

趣伏里公園的創建者是喬治・卡斯坦森（Geogre Carstensen，一八一二至一九五七），他以「當人民自得其樂時，他們便不會考慮政治。」爲理由，獲得丹麥國王克利斯蒂安八世的特許，批准其使用當時尚屬哥本哈根城外的一幅約六萬餘平方米的斜堤，來創建趣伏里公園，每年租金九百四十五丹麥克朗，爲期五年。隨着城市滄海桑田的變化，公園座落的地段現在已是車水馬龍的市中心區。

在一八四〇年，哥本哈根人的娛樂活動本來就少得可憐，加上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使得普通民衆無法涉足許多場所。趣伏里公園的建成開放，爲民衆聚會、跳舞、看表演、聽音樂提供了一個理想的場所，隨即大受歡迎。在某種程度上，它也爲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帶來了一種民主的氣息，亦因此而遭到丹麥上流社會的詆毀和責難。一九四三年，納粹分子曾焚燒趣伏里公園內的許多建築，企圖以此來摧毀丹麥人的精神。但是，人們很快就建造起臨時建築，公園在幾星期後又恢復運作。卡斯坦森曾經說過：「趣伏里永遠不會停止向前，它屬於未來。」這句話如今已成爲現實。

經過長年興建修護，趣伏里公園已成爲一個具宏大規模而老少咸宜的遊樂場所。公園內的主要景點包括：露天劇場、音樂廳、餐廳、咖啡館、花圃等，另外還有一些機動遊樂設施，如世界最高的旋轉木馬，最高處離地面八十米；經典的木製過山車，是世界最早並仍在運行的木製過山車；讓遊客乘坐的觀景鐵路小火車。徜徉在景色如畫的公園內，可以見到不少中國式建築，其中規模較大的當數中國戲台和中國塔，還有一些中國式涼亭、長廊、牌樓和一段中國長城散布在園區。

中國戲台始建於一八七四年，是專門表演默劇的露天劇場的舞台，其幕布採用孔雀開屏的造型，台口上方還懸掛着一塊寫有中文「與民同樂」字樣的匾額。據說戲台是仿照北京故宮戲台的布局和規格建造的，黃色屋頂配紅色牆身，還眞有幾分中國皇家建築的氣勢。二〇〇〇年四月至六月，趣伏里公園舉辦「中國季」活動期間，長春市雜技團曾在此戲台表演。同年七月，中央芭蕾舞團在這裡演出了《紅色娘子軍》選場。爲紀念中國戲台建成一百周年，丹麥郵政於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六日發行過一枚以戲台爲主圖的郵票，由此可見它在丹麥人心目中的地位。這枚郵票也是中國集郵者眼中極佳的「外國發行的中國事物郵票」。

建於一九〇九年的中國塔是一座四層高的方塔，爲公園標誌性建築之一。但見其飛簷凌空、楹檻通靈、黛瓦粉牆，透着中國江南建築的秀麗與靈氣。塔底層設有餐廳，遊客在此除了品嘗中國佳餚外，還可登塔飽覽園內景色。中國塔緊鄰着一彎供遊人划船的小湖，湖畔種植柳樹，樹上還掛着大紅燈籠。此情此景竟讓人產生身處中國江南園林的幻覺。

花卉與水景也是公園的鮮明特色。地面種植的花卉構成花團錦簇、多姿多彩的造型與圖案，而園內的池塘、水潭、運河則與雕塑、噴泉相互映襯，其間有輕舟游弋、水鳥低飛，構成一幅幅美麗動人的圖畫。

夜幕降臨，公園一片燈光燦爛、閃爍生輝。在燈飾的勾勒下，高聳的建築物輪廓畢露、線條分明，掛在樹上的燈飾則襯托出樹影婆娑、曲徑縈回。燈光與水色相映，烘托出有如鏡花水月、似眞疑幻的氣氛。還有每逢周六晚上閉園前的最後一個節目——煙花表演，更將趣伏里公園的夜色渲染得姹紫嫣紅，令人回味無窮。

不知誰最早發現，將公園名字Tivoli的拼寫順序倒過來，恰好就是英文I lov(e) it，意爲「我愛它」。這雖然純屬巧合，但也算是趣事一樁。如果讀者有機會去丹麥，切勿錯過到趣伏里公園一遊。對着園內獨具特色的中國式建築與動人景色，你一定會由衷地說聲：「我愛它！」

趣伏里的中國塔　司徒一凡提供

轉折點

馮進

燈下集

量變引起質變，可是質變啓動的關鍵點在哪裡？曾在美國《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上排名第一、《華盛頓郵報》和《紐約客》的專欄作者麥爾康姆格萊德威爾（Malcolm Gladwell）在《轉折點：小事怎麼造成巨變》（The Tipping Point: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中追根究底，爲讀者揭示了其中的奧妙。通過研究衣着時尚、犯罪率、傳染病等貌似互不相干的社會現象，作者找到了凡事要流行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少數人規律」、「黏糊定理」、和「環境的力量」。

一種時尚或者思想要流行，作者說，首先需要一群特殊的人。這群人人數不多，但能量巨大，又可以細分爲三個種類：「中人」（connector）、「達人」（maven）、和「商人」（salesman）。第一種人要交遊廣泛，朋友滿天下。他們不但認識很多人，而且能同時滲透不同的亞文化圈子。普通人的交往圈子一般狹小，「中人」卻擅長建立各種「微弱的紐帶」，進而將天南海北、風牛馬不相及的不同行業、區域和階層的人帶到一處。而「達人」則是自學成材的專家，他們雖然不一定學院出身，也未必有文憑證書，可是出於對某事某物的強烈愛好和關注，會成爲此中高手。比方說，知道某地的房價如何，了解哪個飯館最出色，深諳如何買到最合算的電器等。這些人還特別喜歡與相識分享他們的發現，無私地提供各種建議和秘訣。「商人」指的是能夠憑藉自己的人格魅力說服大衆，出售任何產品或者理念的「推銷員」。有時，這些推銷員靠的不是巧舌如簧，而是通過微妙的語氣、表情、姿勢，神不知鬼不覺地就左右了聽衆的思想。所以，一種時尚或想法要迅速傳播開去，要靠達人的首先發現、中人的迅速傳播、和商人最後的推銷說服。

可是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人爲因素顯然還不足以保證「流行病」的蔓延。所以，在「少數人規律」之後，作者又提出了另外兩個制勝要訣：一是有效包裝自己的理念，使之既令人難忘又促人行動；二是通過改變環境中的細微之處來創造更大的變化。作者研究了美國電視中《芝麻街》等著名的兒童教育節目後，得出結論：學齡前兒童能否較長時間集中注意力，要看節目的內容是否吸引人。孩子們對於讓他們迷惑不解的東西很快就會失去興趣，比方說，如果一件物品出現兩個名字，會讓他們摸不着頭腦，因爲在兒童的世界裡，物品之間涇渭分明，一樣東西只能有一個專屬稱謂。另一方面，他們不在乎信息的重複，熱衷於聽故事，樂於參與互動型的節目。如果兒童教育節目以此爲準繩，那成功的幾率必然大增。

作者也非常注重環境的力量。他用紐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犯罪率陡降的個案說明，環境中的極小改變帶來的影響深遠重大。他引用了有名的「破窗戶理論」來說明紐約市政府如何致力於打擊犯罪。這個理論說，如果一個地區有一扇破窗戶無人理會，行人的推想就是這裡的居民對自己的私產漠不關心。於是，更多的破窗戶出現，犯罪案件隨之大增。反之，紐約警方在地鐵車站抓捕逃票和在牆上塗鴉這些小打小鬧的違法行爲，從小節着手，卻能夠避免日後嚴重的槍擊和殺人犯罪。

如果我們希望自己的思想廣泛傳播，那應該怎麼做？作者的結論是，首先要集中注意力，把資源花在那三類關鍵的「少數人」身上。其次，不要想當然地按照老經驗辦事，而應該驗證自己的「推銷方式」是否管用。最後，「轉折點」的存在既說明了世界的多變和不可預期，但也給了我們做小事就能立大功的希望。

清明茶香

曹乾石

飲食男女

清明的雀兒迎着白濛濛的雨霧，亮亮地奏起一支悠揚的樂曲。此時，故鄉開始了採茶的日子。

故鄉的茶園是散漫的，遠眺像一幅幅大大小小的壁畫，不整齊地懸掛在一座座黛青色的山頭，零零散散，點綴着那些高高低低、凹凹凸凸的山崖、陡坡。

清晨，躺在四周青山懷裡的小鎮從酣睡中醒來，石板小巷兩側的一扇扇木板門吱呀開了，穿着各色衣裙的人背着揹簍、竹籃，牽絲一樣走向山坡上的茶園。清明節前，老天難得有個好臉兒，陰陰濕濕，一簇簇茶樹，只冒出些毛茸茸的尖尖。但清明以後，天氣晴朗，剛採完的茶樹，第二天和它見面時，又齊刷刷地冒出一層層綠油油的葉尖來。故鄉流傳的「一年難老一個女，一夜老了一園茶」，說的就是這個時候。

然而，正是毛茸茸的清明茶才是金貴的，值錢的上等茶葉尖必須由有經驗的婦女採摘。戴着花頭巾的茶姑一手提着籃子，一手伸出兩根手指，對着綠葉中探出的如雀兒嘴一樣的尖尖掐去，銀亮的帶着細細白茸的毛尖就落到提籃中來了。倘若掐時連雀兒嘴下的茶節也一起掐下，會給喝茶人展示一個板眼。當開水沖進杯子時，毛尖緩緩化開，一根根靠茶節的重量像銀針直直地立在杯底。這不過是給人增加一點品茗時的玄乎感而已。

每當這個季節，故鄉的每一扇窗戶內和街道上，都會飄出茶香。芬芳芬芳，濃郁濃郁，撲鼻而來，像一座水庫，漲起了春水，盪漾來，盪漾去，就是流不走。抓起一把空氣，用力一捏，彷彿會有一撮清香，甚至放進茶杯可沖得開來。

清明雀兒一叫，故鄉的街頭，攤攤擔擔，那一堆堆銀灰銀灰的新茶就一個勁地向你誘惑了。捧着茶杯，我又徜徉在故鄉的畫幅中了。我看見了山頭輕易不散開的一縷縷浮游的白霧，我提着籃子又擠進了採茶的行列，並隨手將一片綠葉嚼在口裡，甜絲絲的，帶着馨香，帶着芬芳。

「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季旭東

文化什錦

時下內地在對孩子的教育，尤其是對低齡兒童的教育方面，有句很時髦的話，即「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就衝着這句話，許多家長立刻行動起來。他們爲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把孩子早早地送入了這樣或那樣的補習班、輔導班。有的家長則爲尚在幼兒園的孩子請起了家教。就是在不少學校爲了給學生減負，減少了課時與作業後，一些家長們也會爲孩子找家教或補習班，爲孩子開「小灶」，弄得孩子們的學習負擔在實際上一點沒減。

不少家長以自己兩三歲的兒女能背數百首唐詩，能識上千漢字或數百英文單詞而倍感自豪。至於爲孩子買這種或那種營養品、滋補保健品就更是司空見慣了。

商家們則從「不要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中嗅到了商機。於是收費昂貴的各種輔導班、補習班、培訓學校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價格不菲的學習輔導材料充斥書店；五花八門的高價學生保健品、營養品及學習用具遍地開花。在內地商界有一種說道，那就是「孩子們的錢很好賺」。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商家們深諳：爲了不使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家長們是捨得大把大把地掏銀子的，而商家的這一切作爲又幾乎無一不是拿「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來說事的。

「不要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這句話究竟源自何處，我們尚不得而知。它或許是由某個家長最先喊出，也可能出自某位老師之口，更沒準還是一些商家爲推銷產品或服務的一種炒作。這句話的基本含意就是要家長們在孩子們年紀很小時，就要對他們進行超前教育，使他們能夠佔得先機，從而不致在未來落在別的孩子之後。這種說法聽起來很有些煽動性，也似乎很有說服力；然而細細分析起來，卻似是而非，問題多多。

這句話中的「起跑線」一詞是個體育術語，我們由此可知此話是在以體育中的賽跑來比喻對孩子的教育與培養。但是，即使是在賽跑中，輸在起跑線也只是對於短跑而言的。在進行中長跑，乃至幾十公里的馬拉松賽時，在起跑線上的落後對比賽的結果影響不大——在這裡比的是耐力與後勁。如果一開始就拚上全力地跑，很可能到後來就會因耐力不繼而落敗。

對孩子的教育與培養在時間上涵蓋了他或她從出生到成人的全過程，長達二十餘年，這恰似體育中的長跑，是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正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如果爲了不使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便對他們進行超前或唯智育的教育培養，就猶如拔苗助長，是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的，內地在這方面的教訓是很多的。這中有的孩子因被授以與其年齡不符的學業而厭學，有的高分低能。在中部某城的一所重點高中有位女生，據說父母很早便開發了她的智力。她每逢考試，必拿第一，被人稱爲「考試機器」，然而她的生活則全由父母照顧，她甚至連熟雞蛋都不會剝。當她聽說要被保送上清華大學時，死活也不願去，原因是北京沒有能伺候她生活的親戚。最終她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學，因爲那裡有她家的親戚。還有一位號爲學習尖子的同學，從不知尊重別人，即使是對長輩也時常衝撞……所有這些都是一種對孩子教育培養的失敗。

做家長者，爲人父母者，在對孩子的培養與教育方面，如眞的想使自己的孩子「不輸在起跑線上」，就不應對孩子採取急功近利的超前教育，而首先應及早地在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與學習習慣，學會尊重別人，學會對自己及他人負責，一句話，在學會做人與學會學習上下大力氣。

一個孩子若在這些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將會一輩子受益無窮，這才是眞正的「不輸在起跑線上」。